

石灵选集





2 036 7171 2

石 灵 选 集

石 灵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石 灵 选 集

石 灵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626

开本 850×1168 粘 1/32 印张 19 1/4 字数 402,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售价 0.160 元

(7月1日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分为論文、散文、雜文、小說、戏剧四輯。其中論文十二篇，散文、雜文十四篇，小說六篇，戏剧六篇，共三十八篇；均系选自作者生前在各个时期的作品。論文如“展开文艺通訊运动”、“論‘信手写来’”、“評‘阿Q正傳研究’”、“論典型”等，都紧密地結合着当时的实际，发抒已見，有独到的見解和强烈的战斗性；散文、雜文十四篇，文笔优美犀利，有着深沉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文章具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小說“捕蝗者”、“知己”等六篇，表現了作者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他能深入地解剖人物的灵魂，并通过典型的生活細节淋漓尽致地表現出来，使人物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讀者的面前；其中“知己”一篇，更表現了作者独特的諷諭的情趣，和刻划人物性格的本領。

第四輯是剧本，包括兩個多幕剧与四个独幕剧，除了独幕剧“捉拿覽鬼”之外，都是解放以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滲透着作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对各式各样的“頑固阴險的小人”和庸俗卑鄙的市儈的憎惡。

关于孙石灵同志

——代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孙石灵同志，不幸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因心脏病不治逝世，享年四十七岁。他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以来就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文艺战士，一生中写过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里起过一定的作用。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仅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分，选得虽不够精当，但可以看得出他多年来在党的文艺战线上从事斗争的业绩。

石灵同志原名大珂，字奇玉，于一九〇九年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的响水口镇。在反动的统治年代中，世代当乡镇塾师，家境贫苦，幼时求学很困难。一九二四年秋，他进了师范，复因学校停顿而去充当小学教师。一九二八年春转入当地的东海中学，受到大革命影响，参加了反对校长的学潮，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判徒刑六个月（在牢里共二十个月），期满释放。一九三一年来上海，进入中国公学，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曾和进步的同学一起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八”沪战发生以后，转入暨南大学，开始了革命文艺活动，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暨大”小组。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这一时期，石灵同志的创作活动和革命文艺运动结合了起来，非常活跃，

參加了“左聯”外圍組織“中國詩歌會”的工作。從“一二八”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寫過許多散文、論文、詩歌和通俗化的藝術作品，特別喜歡寫劇本。這些各種樣式的作品，其內容都是為了無情地暴露反動統治下的舊社會的黑暗，激勵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而為黨的政治鬥爭服務。一九四〇年新四軍東進之後，蘇北民主抗日根據地建立，他就轉入蘇北參加革命工作，一直到解放戰爭的勝利。一九四九年底，即全國大陸解放前夕，黨派他到南通學院擔任輔導主任兼政治副教授，這時被批准入黨。

在解放區初期，由於蘇北堅持在敵後，鬥爭形勢始終緊張，創作條件較差，所以石靈同志在這一時期寫作較少，他鑽研過辯證唯物主義，從事教育工作較久。一九四六年他出席了蘇皖邊区政府所召開的參議會，當選為駐會委員。

一九五二年他從南通調來上海工作，參加“文藝月報”為編委，這樣他又慢慢恢復了寫作；但由於心脏病已日見嚴重，健康情況日壞，致使寫作受到影響。後來調到新文藝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輯，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但還勉力審閱稿件及從事寫作。揭露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的丑惡面貌的兒童劇“捉拿魔鬼”，就是在这時期寫成的。一九五六年初上海工商業社會主義的改造進入高潮時，他熱情高漲，夤夜寫作劇本，由於過度興奮，病情惡化，以致不起。

石靈同志的著作，解放後整理出版的有“捕蝗者及其他”，單行多幕劇有“無縫的籬笆”。其他新、舊作品曾經發表或未經發表的為數很多，這本集子里只選了一部分。差不多自石靈同志寫作以來，不論在黨外、黨內，他从来就是把文藝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積極地響應黨的號召，配合黨所領導的各種

运动和斗争，反映现实斗争和宣传党的政策，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这是石灵同志创作活动的一个鲜明的和可贵的特点。

自然，石灵同志在文学上的造诣也不能说是很高很深。在这个集子里所选的各个作品，同样是瑕瑜互见，还不能达到精纯的地步。有些作品的内容和论点，受到当时条件与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尺度去衡量。但是，总的说来，石灵同志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创作实践和他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的。我们谨以这本书奉献给读者；并表示我们对石灵同志的悼念！

峻明 一九五八年一月

目 次

关于孙石灵同志(代序)..... I

第一輯 論 文

展开文艺通訊运动	3
論文艺通訊	5
論“信手写来”	9
“李南桌文艺論文集”讀后記	16
为美而斗争!	29
評“‘阿Q正傳’研究”	41
这是一关	62
关于作品中英雄人物的牺牲問題	65
謝德林长篇小說“戈罗維略夫老爷們”里的反面人物	71
对“紅樓梦研究”的一点看法	92
談典型	103
胡风的所謂“实践”是反“实践論”的	150

第二輯 散 文、杂 文

論打落水狗	181
命运	183

病中杂想	186
眼镜	193
論“身边”与“瑣”	200
无花果树	203
說酸葡萄	207
紀念一个遇难的人	209
狹的天地	214
言志載道及其他	217
大家中国人	222
縱筆而談	226
冲破疲倦的关	229
沪行雜記	233

第三輯 小 說

捕蝗者	245
小立子的悲哀	291
生成的病	296
知己	304
陆紅宝和她的小姑娘	324
友爱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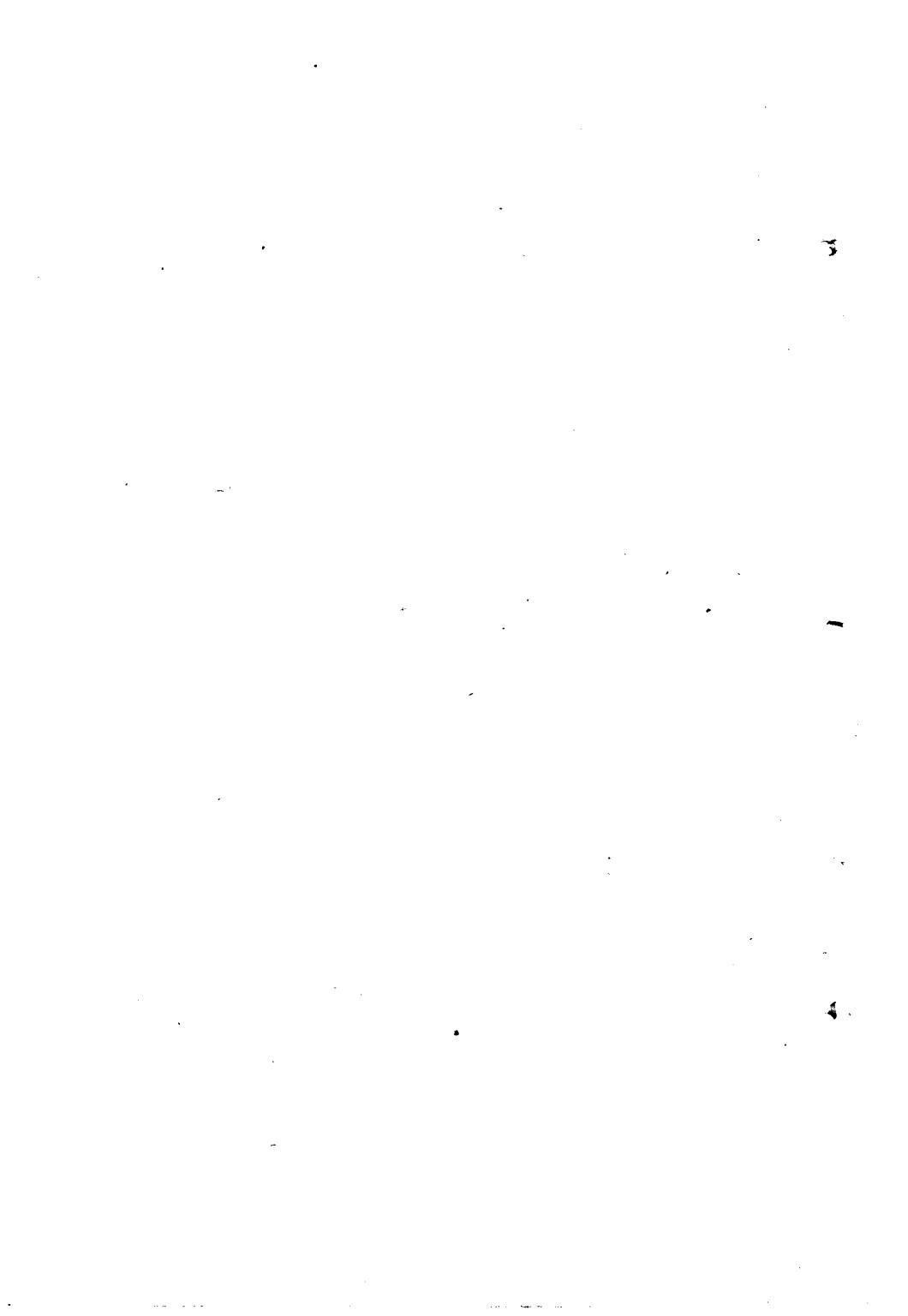
第四輯 戏 剧

卖牛(独幕剧)	351
一杯牛奶(独幕剧)	364
学校风光(三幕剧)	384
枉費心机(五幕剧)	450

在天堂的門外(独幕剧).....	552
捉拿魔鬼(独幕儿童闹剧).....	573

第一輯

論文



展开文艺通訊运动

偉大的作品被呼喚着已經好几年了，但一直沒有出来。这原因，曾經有人討論过，很多，最主要的，大概还在于生活：生活的不充实，生活的不安定。因此，在目前，恐怕还不是偉大作品产生的时候。整个民族參加着神圣的解放斗争，誰能够长时间的靜坐在那里？即使一个作家的題材、經驗，已經丰富得够了格，但安排結構、琢磨技巧，仍不是上馬杀賊时候的事，因为偉大作品，究竟不比于露布，杀賊之余，下了馬就可以草起来的。

然而，目前是胎孕偉大作品的时候，这却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敌人的凶殘，战士的英勇，百姓的流离顛沛，这是一幅空前的画图；屠夫的狂嗥，反抗的怒吼，怨憤的哀鳴，这是一闋也将絕后的乐曲。其中蘊含着崇高的精神，也伴随着卑污的秽念；蘊含着偉大的理想，也伴随着渺小的兽欲，愛是什么，憎是什么，善是什么，恶是什么，人性的一边一角，都已經揭示无遗了。这样的环境，如果不能提供偉大作品的材料，什么环境才能？

許多作家，都亲身参加实际生活去了，这里我們謹寄以无限的热誠期望，等到解放功成，我們民族把全力放到建設上去的时候，愿他們安全归来，放下枪，拿起笔，做一种新的貢献。不过，这历史的画图，这象征着民族发軼的乐曲，是太大了，太复杂了，一二人的精力，恐将无法描繪她的全面，需要用集体

的力量才行。文艺通訊运动的意义在这里。

然則文艺通訊运动的作用，就只在替偉大的作品搜集材料嗎？倒也不仅如此。这些材料汇合起来，本身即将成为一部偉大的作品。它是我們血与泪换来的，想想看，我們已經流过多少血？多少泪？它們的总和，恐怕比有史以来历次所流过的还要多。我們此次以后，也希望用不着再流了。这是仅有的一次，这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这也是最偉大的一次。我們要搜集那些血斑与泪点，我們要珍惜它們。它們聚集攏来的化身，将是一位慈悲的圣母，永远临佑着中华民族，我們笑的时候，她是快乐的源泉；我們哭的时候，她是安慰的慈母；我們悲观失望的时候，她是警策惕励的洪鐘。她和偉大的光荣的中华民族永在。

既称通訊，即无拘束的意思，结构不必講求，內容倒頂要紧。但也并非有何种限制之意，主要是在于描繪或者报告出各式各样的生活形相。讓能执笔的人固然可以写，仅識字的人也可以写；有時間的人可以写，无多暇的人也可以写。資格不限，范围庶广。

本刊(指“自学旬刊”——編者)能力綿薄，連拋磚也談不上，更不要說什么号召了。頂好是先进方家，慷慨振臂，方来同伴，力贊其成，然后慢慢的糾合同儕，扩大范围，加以組織，那么这一运动的結果，是不难立見的。本刊篇幅有限，但亦拟辟一通訊專欄，登載是項稿件，这一期所刊的一篇“翻戏”，是写淪陷区里土匪式的游击队的情形，当然是黑暗的一面，深願讀者不要以偏概全，以为所有游击队都是这样。作者的态度固須慎重，讀者的眼光也很要緊呢。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

論 文 藝 通 訊

短篇小說和獨幕劇的出現，是近代的事。它們的產生和發達的理由，一般地說來，是因為近代社會的人事繁多，普通人都匆匆忙忙，不容易得到讀長篇的閑情。更後起的藝術形式，報告、速寫、通訊，恐怕也是出于這個根源。

從藝術處理的方面說來，短篇小說、獨幕劇等保存的文學傳統較之報告通訊等為多，後者雖從短篇小說蛻變而來，但離開正統，已經漸漸地遠了。

藝術是一種鬥爭的武器，差不多已經得到了公認。雖然需要間接的解釋；但即同在間接的範圍里，也有著程度上的不同；無疑的，報告、速寫、通訊，是更富於鬥爭性的。這從它們的發源地都是蘇聯，即可證明；蘇聯，是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新的人類結合體。

自然，在這些新興的藝術樣式中間，也有著它們本身的差異的。比如，大體地說來，報告是側重於事件的，需要層次分明；速寫是側重於人物的，需要輪廓清晰；而通訊，則範圍較寬，它兼包前二者的重點，但它不必要那麼嚴謹。

在動亂的局面中，報告速寫是最能盡迅速反映的任務的，因此一來，它們也就成了最有利、最有幫助於戰鬥。反過來說，在戰鬥的行進中，它們也就很容易得到快速的成長。所以，在抗戰中的中國，迫切地需要它們，同時也是培養它們再

适当不过的花床。但是，如大家所知，中国的各种部門，比起人家都相当落后，这里自也不例外。在苏联，报告文学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础，而我国，抗战已經二十一个月，就筆者見聞所及，报告文学，好点的，还不大有，虽然也不是絕對的无。于是，在它自然生长的途中，加进去主观的力量，就成为必要的了。但是，事情又不是心急所可成功的，要努力还得从头着手，文艺通訊就是登进报告速写等的樓門的阶梯。

但是，如果把文艺通訊，仅仅看作学习报告、速写等的初步，那实在也小看了它。筆者曾經写过一篇小文，論說它的重要。大意是目前的情勢，是可以回答“偉大的作品，出来！”那个要求的，但所以还不出来的原因，在于生活，生活充实的人不会安定，生活安定的人不会充实，偉大的作品都无份。可是我們坐視时机之去，多可惜！文艺通訊是抓住它的痕迹，留下它的迹象的好工具。

再一个但是，說文艺通訊仅仅是报告、速写的初步固然是小看了它，說文艺通訊仅仅替偉大作品搜集材料又何尝不是小看了它？因为它本身就可以成为偉大的作品，因为，“它是我們血与泪換来的，想想看，我們已經流过多少血？多少泪？它們的总和，恐怕比有史以来历次所流过的还要多。我們此次以后，也希望用不着再流了。这是仅有的一次，这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这也是最偉大的一次。我們要搜集那些血斑与泪点，我們要珍惜它們。它們聚集攏来的化身，将是一位慈悲的圣母，永远临佑着中华民族，我們笑的时候，她是快乐的源泉；我們哭的时候，她是安慰的慈母；我們悲觀失望的时候，她是警策惕励的洪鐘。她和偉大的光荣的中华民族永在。”

更有一种意思，是說文艺通訊應該反映当前各种斗争場

面的实况，做我們抗战工作的借鏡。

其实，这些都是文艺通訊相成的內容，并不对立。事情不能固执着，尤其用于一件新生长起来的事物，我們不必提出許多排他的規定。比如孩子初学走路，虽然需要大人的扶持，主要的还在他自己走。倘有人从旁一本正經地告訴他，高处不要走，会絆脚；低处不要走，会扭折脚踝；湿处不要走，会滑跌；只准走平地，保險，等等等等，不但旁人会笑这个人迂闊，孩子根本就不会多注意他的話，到头是白說。对于走路，我們是有經驗的，尙且如此，对于文艺通訊这新的样式，大家还在認識的过程中，如何能保得住排斥了种种可能只留下自以为是的獨一的規定一定是平路呢？我們要讓它自由发展，多方面的发展，在发展的途中，略事扶持，自然会健全起来的。

文艺通訊为什么能达到前述那諸种任务呢？因为它在技巧方面，不象别的文艺样式有許多条件，只要能把所見、所聞、所遭遇的事件写下来，即已經完成了它的基本任务。因此它可以动员許多别的文艺样式所不能动员的眼睛、耳朵、腦子、手。并且，文艺通訊，也必需是一种集体的活动，方能有用。因为在动荡的大时代中，生活的方式，斗争的場面，事件发展的过程，都要經過多方面的觀察，多方面的报导，方能显出真相。虽然对于普通的所謂集体創作，多少人写一篇小說，多少人写一个剧本，肯定的承認，我要有相当的保留；但說到文艺通訊，就不能相提并論。因为文艺通訊，在写作之初，是各自独立的，沒有同一的故事，沒有一貫的人物，合起来就不会有不合繩的顧慮，但又是統一于大的前提底下，所以仍无害其成为一篇創作。因为文艺通訊可能而又必須是集体的，我們在討論它的时候，就不能不連帶地注意到組織的問題。关于这，我們